

# 我的文學典藏

文·圖／秦賢次 文學史料研究者

我喜歡看書，也喜歡買書，可說是不能一日無書。五十多年如一日。家裡藏書堆積如山，書齋漸成書災，引來白蟻的覬覦，被迫搬家除蟻，也開始認真考慮劫餘藏書的歸宿。終於下定決心將一生辛辛苦苦蒐購的以1990年代珍貴的文學書刊為主，以及相關研究參考資料無償贈於中研院文哲所，希望我的藏書能供更多的研究者善加利用。

## 一、從看書到買書

喜歡看書，我以為先天的因素居多，這是很好的嗜好。我自小學四年級，即由原籍三峽（台語三角湧）遷居台北，就讀日新國小起，才接觸到報紙與書籍，期刊則要到唸初中之後才看的。

年輕時，喜歡看的書，現在還清楚記得的，有《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羅通掃北》等歷史演義小說，以及《賭國仇城》、《封神榜》、《西遊記》、《蜀山劍俠傳》等；西洋翻譯小說則有《天方夜譚》、《齊薩斯歷險記》及禁書《查夫人》等等。這些書，多是從新書攤或租書店租來的。

喜歡買書，我以為後天的因素居多。我認識的，或知道的書買得很多的，大多是學有專精的研究者。從事研究時，必然會觸類旁通，所知越深越廣，則相關的參考書籍將越買越多，有了書齋，也會帶來書災，影響到生活居住品質及經濟能力，更是避免不了。

我喜歡看書，也喜歡買書，可說是不能一日無書。我養成每日至少看書一至兩個小時的習慣，也養成每週要上新舊書店買書或到圖書館影印資料的習慣，五十多年如一日。雖然捐了那麼多書給中研院文哲所，迄今家裡的書，又已堆積如山。寫作時，常要在自家翻箱倒櫃，當尋找不到自己記得的所藏資料時，還得勤跑圖書館，感覺有夠嘔。

## 二、學生時代的買書經驗

我的買書經驗大約從初中一年級即開始。從國文課本上讀到一些新文學名家諸如許地山、朱自清、徐志摩等人之作品，深受感動，也擴大了閱讀視野；又從國文老師口中聽到說，最好的作家大都留在大陸，並未來到台灣，因此他們的作品不能選登在國文課本上云云。我非「家學淵源」，也從無人指點從哪裡能找到這些好作家的作品。

初中時，我唸的是建國中學（當時還分為初中部、高中部），早上搭公車上課，下課後如再搭公車回家則離吃晚飯時還嫌太早，因此總是走重慶南路回承德路家，慢慢走時間要一個多小時。經過有書店街之稱的重慶南路時，總不免進入看書。但因阮



囊羞澀，在書店總是看的多買的少，要買時也專挑特價一折起的「風漬書」，無形中，也養成後來喜歡買舊書，跑舊書攤的習慣。

1956年秋季開學後，我已升讀二年級。記得，有一天是星期假日，我與同學為紅十字會義賣「羽毛」完畢時，已近晚餐時刻。我經由衡陽路要走路回家時，眼睛一亮，在當時十信總社及交通銀行（現今兆豐金控大樓）樓下約30-40公尺長的人行道上看到排有十多家舊書攤，因為是晚上開業，我以前也曾在走路回家時經過，但從不曾碰上。

我發現舊書攤的書，遠比新書店的「風漬書」便宜，我用每天的零用錢一次即可買好多本，因為這時的舊書攤老闆還不會亂抬高價碼。從這時起，我迷上舊書攤，也將買書的重心從新書店轉到舊書攤，這年我虛歲十四。

也就是從舊書攤我很快地買齊六冊本《中華文選》，猛K其中主要作者姓名及作品，供我作買書指南。其後，更進一步，我到當時還座落於新公園（現今二二八紀念公園）中台灣省立博物館裡面的台灣省立圖書館（前總督府圖書館，現今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借閱諸如陳子展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譚正璧的《中國文學進化史》、趙景深的《中國文學史新編》等書，大量抄錄其中提及的現代作家及作品在隨身攜帶的小筆記本上，以供淘書參考。因為，流落到舊書攤上的書常有脫落

封面或封底版權頁，僅剩書名。我常因未知作者是誰而失之交臂，待日後查明是珍貴的絕版書時，總後悔莫已。

當時的舊書攤，除衡陽路是夜間營業外，後來也陸續發現有白天開張，散落在中華路、北門口或東門市場等地，其中有些是有店面的舊書店，這時，舊書攤或舊書店常有好書出現，因此，你要跑得勤，肯花錢，不要小氣，才易受老闆的歡迎買到好書。因為有些珍貴書他們會先藏起來，看到好客人才拿出來。而這些舊書攤店又分布很廣，因此我總是騎腳踏車去買，即使錢買光了，也不致像癡弦那樣，曾經連坐公車回家的零錢都掏出來，最後走路回去。

幾年之後，舊書攤大量出現在牯嶺街，全盛時期，連同原有及新開的舊書店，大約總在百家以上。那時，台灣經濟已漸漸起飛，也帶動了出版業，舊書翻印（包括翻譯書）非常流行。因此，來牯嶺街淘書的，比比皆是，絡繹不絕。每逢假日，我皆跟家人要較多的錢，一早即要趕在舊書攤剛開張時到達，口頭先問有好書否？再慢慢細挑，錢不夠時，有時也賣面子可賒帳。還好，當時還沒有信用卡，否則準成卡奴一個。現在想起來，對於年紀大的人，要他長時間彎著腰低著頭，帶著老花眼鏡淘書，準不好受。

在舊書業全盛時期，因攤位搶手，舊書攤或店逐漸由牯嶺街蔓延至廈門街、福州街、寧波西街以

及南海路等幾條相鄰的街道去，但最多最集中的還是在牯嶺街。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牯嶺街已成為舊書攤的代名詞。

在學生時代，我一直樂此不疲，成為標準的舊書迷，心思、金錢、時間全花在買舊書上，因此從不曾交過女朋友。倒是，因買舊書，認識了同好劉心皇先生，也常看到于望德先生、李敖先生；他們年紀比我大，買書更是比我兇；也認識了在武昌街擺書攤的名詩人周夢蝶，以及在東門市場開舊書店兼出租武俠小說，後來創辦志文出版社，出版「新潮文庫」而聲譽鵲起的張清吉先生。

### 三、從台灣買到香港、上海、北京

學生時代，我買舊書的地點，離不開台北市。1968年3月就業明台產物保險公司後，常利用出差的機會，由當地同事帶領，也在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舊書店購書。其中，以台南收穫量最豐。

1972年12月第一次出國研習，地點在香港，時間長達約一個月，空閒時間幾全花在買書上。以後，利用每次出國旅遊或拜訪的機會，將買書的地點延伸到新加坡、曼谷、倫敦、東京、廣島，每地均會有收穫，但數量不多。其中，倫敦最貴；東京神田最為集中、有秩序，買起來最方便、最過癮，次數也最多，大多利用旅遊最後一天的自由活動時間，前往選購。

1988年8月，第一次出國前往中國上海開會、訪問、觀光，時間長達十多天。開的會係為期四天的「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這也是中國大陸針對「文學史料學」第一次召開的兩岸三地學術研討會。其間也曾訪問過柯靈、施蛰存、孫大雨、賈植芳等諸多文人學者。與會者中，胡從經、陳子善是上海的兩大著名現代文學藏書家。有幸，前往參觀胡、陳二兄的寶貴藏書後，更加堅強我的買書慾念。這時，兩岸書刊郵寄規定已沒那麼嚴格，開會的主辦單位更表明願意為我們郵寄，加上我也收入較豐，乃過癮地大肆採購，這是我第一次將買書的觸角延伸到中國大陸。買到的書，最主要的係中國大陸最近幾年開始大量出版的《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重新影印發行的各種1930年代著名文學期刊，諸如《創造季刊》、《文學週報》、《語絲》、《新月》、《現代》、《太白》、《淺草》等等。以及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各主要作家之作品全集、選集。其中，最讓人興奮的莫過於在上海書店期刊部，看到滿架的1930年代整套



1988年8月第一次出國前往中國上海「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開會期間，在上海書店期刊部看到滿架的1930年代整套的著名文學或學術期刊。

的著名文學或學術期刊。第二年8月，我重來時，架上的舊期刊已不到原來的三分之一；第三年8月，再到時，舊期刊幾已賣光了，這都是拜大陸改革開放之賜。不但國外學人、舊書經營商絡繹來大肆採購；國內也興起了大批愛書人、藏書家，以及投機的炒書家，炒熱了整個舊書市場。不到幾年光陰，舊書價格漲了數十倍，甚至百倍以上，讓我們買不下手，也買不到書。

這種情形，同樣出現在北京全國最大的舊書店「海王邨古舊書店」上。1989年8月，我與吳興文、王國良、莫渝，以及志文出版社負責人張清吉先生等人，結伴第一次來到北京，最大目的就是買書。

下飛機伊始，在好友陳漱渝、陳子善的引領下，直接殺到「海王邨」，這時離六四天安門事件約兩個月半，書店裡空無一人，但我們所有人的目

光全被書架上滿滿的舊書吸引住，真是太過癮了，我們一輩子從來沒一下子看過那麼又好又多的舊書，中文及西洋皆有，價格還算便宜。為了全心全意買書，我們請書店把鐵門拉下，吳興文仔細地翻查藏書票，王國良專找古典文學，莫渝則以新詩及西洋翻譯作品為主，張清吉先生則挑選是否有適宜在台重印出版者，我則「瘋狂地」大購買，祇要是新文學作品，又品相、紙張、版本良佳者，均不放過。排在架上的書選完後，書店女經理盧潔也大致知道我們每個人想要的書，又從書庫一捆一捆地拿出來，擺在臨時搭成的長長書桌上供我們挑選。將近半天的時間，才全部挑完。每個人都有點累，但全笑容滿面。盧經理說，她晚上會再到其總公司中國書店的舊書庫（台灣祇有當時負責萬卷樓的林慶彰兄曾要求進入參觀過，據說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去多批些書，請我們明早再來。我趕緊吩咐，請書庫老師費心挑選新詩集，新月、水沫、良友、生活、文化生活等書店或出版社出的文學書，有關台灣的書，張我軍、劉訥鷗、許地山等台灣作家的譯著，以及中國大陸著名的大、中學畢業紀念冊、年刊、校友錄等等，我將這些指定書整批買下。

以後一連多天，北京的行程整個被打亂了，每天早上在海王邨一開門時即來報到，要在買完書心滿意足後，再計畫當天其餘的訪問、觀光時間表。以後，每年必去「海王邨」，一直到它的舊書賣光，接著改建為止。多年之後，在聊天中，才知百城堂主林漢章係第一個到海王邨光顧的台灣人，時

間比我們早約個把月。海王邨之行，是我畢生淘書的最美麗回憶，至今難忘。

#### 四、我的文學典藏

我買的書，主要以「新文學」為主，隨著興趣的改變，以及研究方向的确立，搜羅的範圍及重心，漸漸從以欣賞為主的文學作品，轉變到以研究為宗旨的文學史料，以及現當代各種學科的歷史，如文學史、教育史、出版史、報史，以及美術史、音樂史等等。至於文學史料則包含甚廣，諸如作家序跋、日記、書信、自傳或回憶錄；文學辭典、作家詞典、名人辭典、機關名錄、學校畢業紀念冊及校友名錄；圖書目錄、期刊總目、期刊或報紙副刊之目錄彙編；文學社團、文學思潮、作家研究之資料彙編等等。其中有關學校畢業紀念冊，尤其是「校友名錄」，遍及台灣日治時代公、小學，私立及州立中學、高等女校、高等學校、帝國大學，以及日本及中國各著名大、中學，我想收藏之多，敢稱台灣第一人。

此外，最多的還是1930年代著名的文學作品，範圍遍及新詩、散文、小說、戲劇；作者遍及魯迅、胡適、茅盾、巴金、郭沫若、冰心、廬隱、丁玲、蘇雪林、凌叔華、謝冰瑩、白薇、田漢、洪深、曹禺、夏衍、徐志摩、俞平伯、劉半農、戴望舒、劉大白、艾青、周作人、郁達夫、張資平、梁實秋、朱自清、俞平伯、許地山……等等，大都有其初版或抗戰前版本之作品；如以作品出版之多寡比例而言，應以新詩為最多，我最喜歡的則是散文及傳記，搜藏較全的則為文學史料、工具書。文學社團則



（左）1986年2月11日，台北市鎮江街書房之一。（右）台北市新生北路新宅客廳書櫃。



以「少年中國學會」、「文學研究會」、「創造社」、「新月社」、「水沫社」等為主，相關作品及研究資料也較齊全；著名的文學叢書，諸如《文學研究會叢書》、《良友文庫》、《良友文學叢書》、生活書店的《創作文庫》及《世界文庫》、《開明文學新刊》、巴金主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十輯《文學叢書》、《晨光文學叢書》、《觀察叢書》，以及范泉主編，永祥印書館的三輯《文學新刊》等，則是搜羅較多較全，在現代文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地位的文學叢書。

除文學作品外，文學期刊亦是我蒐輯的重要對象，但期刊係按期出版，祇能零星買到，收全非常不易。成套的著名文學期刊，除台灣影印出版的《新潮》月刊、《新月》月刊、《申報》月刊（綜合性刊物）等以及在上海書店買到的成套原版期刊外；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大量影印發行者，大多偏重在1930年代左派刊物上，我在大陸淘書時期，見到就買，雖說係影印版，但因印數少，經過二、三十年之後，目前也已成奇貨可居了。

## 五、捐書中研院文哲所

我長期大量買書的結果後，家裡藏書堆積如山，書齋漸成書災，在漫不經心中引來大樓白蟻的覬覦，在我偶然發現時，藏書已暗中被啃了一部分，心痛之餘，被迫搬家除蟻，也開始認真考慮劫餘藏書的歸宿。

我在保險公司上班，深知火災之無情，也親嚐

台北市水災之為害，想起黃得時教授一輩子藏書，最後在葛樂禮颱風肆虐之下，全部浸泡水中而老淚縱橫時，感到切膚之痛。也回想到學生時代，曾在南海路國立中央圖書館借閱到蔣夢麟先生生前贈送給該館藏書時心靈受到的感動。也親眼看到，羅剛藏書、方東美藏書、趙友培藏書、嚴靈峯藏書等等，在收藏者故去之後，整批捐給台北各著名圖書館。其目的不外乎，希望這些一輩子辛苦蒐輯得來的寶貴藏書，不要因主人身亡而散失。其中，為了研究「少年中國學會」，我還親自到方東美先生府上造訪過，也用手摩娑過他的線裝藏書。

在痛定思痛下，終於下定決心將一生辛苦蒐輯的以1930年代珍貴的文學書刊為主，以及相關研究參考資料無償贈於中研院文哲所，以免二度損失。所以選擇文哲所，因係他是國立的研究機構，世界來訪學者絡繹不絕，希望我的藏書能供更多的研究者善加利用。捐書的目的，係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能用到，因此也希望文哲所能達成我的心願，親切、熱心地設法幫助讀者，儘可能使用這批得來實在不易的書刊，而非只是珍藏、限閱。

自2000年7月起，迄2005年7月止，我分十次捐贈文哲所之書刊，據統計近一萬二千餘冊。其中，圖書7003種，近8000冊；期刊414種，近4000冊。經我的要求，在該所圖書館主任劉春銀悉心擊劃下，花了三年多時間，終於編成索引功能良多的上下兩鉅冊《秦賢次贈書目錄》，於2008年7月出版。☒